



皇明嘉隆聞見紀卷之八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無

嘉靖二十七年

嘉靖二十七年

春正月戊寅朔 上不御殿 ○詔罷大學士夏言初言復用大學士嚴

嵩忌之言又以元臣抑嵩嵩亦啣之于是二相大不相能言庶知嵩子

世蕃通受苞苴代輸戶轉納錢穀侵牟腴削欲以上聞嵩懼挈世蕃詣

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閣人直走入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謂

其屈服已也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錦衣都督陸炳先為言所持

亦怨言欲傾之而不知所發見嵩與言有卻欲陰比嵩圖言嵩亦欲獵

言首相位乃因山崩分馳之異疏陳缺失因言總督三邊侍郎曾銑開

邊啟釁禍不可測言從中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 上心動言累疏

力辯 上不聽命廷臣集議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宗左都

御史屠僑等皆謂言位居元輔政本所關凡國家機宜當熟計利便為

之况復套大計乃輕信魯銑之謬擬旨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道 上怒令奪言師傅官以禮部尚書致仕○詔逮繫總督三邊魯銑詣京命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初以旂等集議復套謂套誠當復第區處當預定乃列復套事宜十餘條以上 上曰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官受無罪之殺大學士夏言等不敢決請自 上斷嚴嵩以銑有好大喜功之心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而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因復辯銑疏而攻言愈急及夏言既罷以旂等復上議復套事宜俱宜停止請別為防禦計 上曰本兵先亦預議今乃言非計耶各奪俸示罰命錦衣官校逮繫魯銑赴京訊問以王以旂兼僉都御史代銑總督以贖預議之罪言官當機不言各廷杖之以旂聞命倉卒即日就道○致仕尚書張拯卒謚恭惠拯蘭溪人直諒有大節士論重之○河決曹縣及金鄉魚臺定陶諸處總理河道都御史詹翰

請於趙皮寨諸處多穿支河修築堤岸以捍水患詔可○建四川竹箐山沙子關金子山銅鑼關羊關山五巡檢司於洪雅諸縣以防峒賊從巡撫張時徹議也○陝西延安府鄜州諸處地震有聲○都城隍廟災詔工部重建○虜入河套命叅勦魯銑開邊罪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奏報套內先有狼台吉薊台吉都刺台吉駐牧今聞虜酋俺答等踏冰渡河與套虜聚謀將寇延寧聲勢甚重不可不嚴加防禦大學士嚴嵩擬旨罪魯銑 上曰虜寇聚謀深入此魯銑擅開邊釁所致其亟行總督王以旂謹備之銑欺君誤國部院叅勦以聞勿得黨護庇覆于是兵部侍郎萬鎮等叅魯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罪會鎮守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亦先被銑等劾奏逮繫來京見銑被逮乃上疏自訟因訐銑謀國不忠馭軍無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將金錢萬計遣子魯淳賫付蘇綱開通貴近圖免于罪故皇上有今

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旨銑明知誘殺撲殺國有大禁乃于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幄希望功賞而分部失律全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剋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大甘肅巡撫楊博初亦謂銑啟釁招尤其計非是乃又通銑以沮撓論臣臣又歷邊陲深知套地不可遽復且軍機重務邊釁大患豈可阿意曲從而博以臣言白銑謂不去臣奮終為掣肘故銑復遣淳行五千金陷臣今全陝之人為科徵調集所苦磬磬欲竄臣恐意外之變不在河套而在邊圉之內也時皆謂是疏蒿所授草莽降旨逮繫曾淳蘇綱後竟釋為罪不問○改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劉儲秀為兵部尚書尋削籍召南京工部尚書趙廷瑞為兵部尚書時王以旂出代曾銑乃以儲秀代以旂儲秀謝恩疏內言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能佐萬一 上責其浮辭罔

上無任事忠削籍罷去復以廷瑞代之○二月詔定孝烈皇后陵名永陵 上以孝烈皇后陵名未定諭輔臣曰朕思太祖成祖俱是二后先安玄宮其陵名定在何時可令禮臣查故事以聞禮部尚書費宗奏言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孝慈皇后葬孝陵永樂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仁孝皇后葬長陵皆命名在先卜葬在後載兩朝實錄中于是 上定孝烈皇后陵名曰永陵仍御製祝文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太廟○召南京兵部尚書張潤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事○詔法司駁還山東賊謀反罪改擬初山東賊商大常等劫掠地方撫按獲之擬以謀反上之 上以謀反律重令法司駁還原奏再擬既而巡按山東御史傅鎮復奏大常本以煽妖行劫非謀反者改擬強盜得財律斬從之○諭陞太監鮑忠諸從子官時忠病故御馬監太監李慶等奏乞陞忠從子鮑恩等八人官一級及廝役鮑璇等五十名乞收為勇士俱從之給

事申劉休乾疏諫不報○巡撫大同都御史詹榮請給屯田牛具許之
榮言屯田實塞古人守邊之良法然地利不盡則粟不積牛種不具則
田不墾今近邊弘賜等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之地數十萬
頃召耕佃作誠禦虜一助第貧軍每以家無農具坐視污萊使地有遺
利可為太息臣聞該鎮故有牛具銀改給都司市馬今馬充用請支一
歲者市牛給軍庶兵農不分而墾田有效從之○三月詔蘇松常鎮兵
備兼理糧儲時巡按直隸御史陳九德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蘇松
常鎮四府居半但土沃民澆飛詭百出管糧同知權輕不能鎮壓或持
法稍嚴豪猾大姓輒相排詆去之奸弊滋長國賦不登請特重其事權
以兵備兼理從之○大風揚塵四塞○總督三邊侍郎魯銑論死棄西
市時銑逮至京下法司訊治給事中齊譽等上言銑當服上刑以為邊
臣永戒 上曰銑誤國事敗方奏乎俱奪級補外職既而錦衣衛鞠上

獄情論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介言妻父蘇納致之妄議復套及失律
冒功俱如仇鸞所奏 上命法司按律法司以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
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遂置不問
耶于是刑部侍郎詹瀚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聞淵錦衣都督陸炳等
阿嵩指會論銑隱匿邊情行萬金賄通夏言當交結近侍官員誣同奏
啟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二千里報可乃斬銑于西市蘇綱成嶺南
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初建雲南廣通定遠
二縣儒學從撫按官奏也○出咸寧侯仇鸞于獄○虜酋俺答乞入貢
不許總督宣大左都御史翁萬達奏言俺答投譯書求貢 上命拒之
既而翁萬達又言俺答諸酋求貢不遂既耻有憤嚴將糾眾聚兵待時
一舉即今撲捉數軍狂謀漸逞而歸人供報諸酋猶以祈貢為言令之
轉達邊臣職在封疆奉有厥旨計惟戰守豈敢仍復輕聽但兵家之事

必揆彼已度利害第恐黠虜匪茹連犬羊數十萬肆其暴悍則非墻塹
兵敵可抵伏乞廟謀從長速斷俾邊臣遵以便宜從事 上曰朕以邊
圉重寄付万達等自宜并力防禦胡乃屬以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
意拒絕朕加隄備違誤重治之○夏四月詔逮繫大學士夏言詣京下
獄論死時言歸至丹陽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嵩所構陷 上不聽下
其疏于刑部命法司會訊刑部尚書喻茂堅上奏言疏有議貴議能之
請乞自上裁 上以茂堅違旨瀆覆詰責之茂堅輸罪乞恩于是竟坐
言當曾銑所犯交通誣同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上曰言受朕隆眷居
輔弼乃專肆欺慢屢黜不悛又主議復套擅啟邊釁身及妻孥俱依前
律科斷○金星晝見○雲南武定軍民府女土官知府翟氏遣使來貢
給賞如例○詔許邊軍佃種民田巡按直隸御史吳相言邊兵戍守之
勞鋒鏑之憂百倍於民民有恒產而兵自月糧外無擔石之儲不才將

領又加朕削彼朝夕自救不暇何暇禦虜臣以為各邊民田自原額糧
畝之外餘者尚多宜下所司擇官勘實給軍佃種寬其歲徵其餘無田
者許軍民以附邊屯參伍為業詔可○陝西寧夏衛地震有聲○五月
孝烈皇后葬永陵先是 上命后禮與孝潔皇后啟安禮併舉孝烈居
左既而 上以孝潔皇后已久安不宜妄動罷啟安禮至是部臣以玄
宮規制請乃更令孝烈皇后梓宮入山陵居中之右虛其左云○詔奪
韓府褒城樂平等王冠服時韓王融燧上言褒城樂平等王府將軍中
尉各宗室不遵鈐約私出鎮城 上命各奪其冠服仍加戒諭○致仕
兵部尚書戴金卒金漢陽人歷官中外三十年有治才以巡鹽採木稱
旨進用然素負氣在本兵不久為言者劾去至是卒賜葬祭如例○以
戶部右侍郎李士翱為左侍郎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先是倉場例
以侍郎提督自改用尚書陳經後遂以為常至是吏部言六卿中無久

次者請如先年例仍用侍郎詔以士翔為之○六月追贈故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詔改巡撫浙福都御史朱統為巡視統在浙中申嚴海禁任怨任勞其通番巨姓貴官家皆不便統諷給事中葉鏗御史周亮奏言統原係浙江巡撫所兼轄者止於福建海防今每事遙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為民擾部覆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警遣重臣巡視事寧即止今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例乃改統巡撫為巡視如舊規行○苗大叛命掌院事右都御史張岳出總督湖川貴軍務先是萬鏗班師後苗魁龍許保等復倡亂焚劫巡撫貴州都御史李義壯請添設總督節制三省令其得以軍法從事然後夷苗可平乃命岳勦撫仍開府駐師辰州○詔削周府鎮國中尉勤熨爵為庶人禁錮高墻勤熨前以奏請祿糧奪祿一年至是復潛至京上疏言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為法乃厭棄萬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為訐謨以興作為急務

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如何耶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遊地下死且不恨上怒其謗訕故命削爵高墻安置○禮部請立皇后不許初孝烈皇后山陵畢禮部即具疏請上報曰卿等以后共承宗廟不可一旦正故為是請念已立太子仰承天祐亦既有年昨孝烈崩即諭輔臣嵩等復請亦已再示卿等適宗室有以梁武宋徽比朕者朕思欲退閒后不復立即當傳位太子卿等忠愛其為朕考前代故事及成祖訓典以聞尚書費案等復上疏言皇后居體承乾贊成內治椒房蘭殿豈宜久虛雖蒙再示不允臣等狗馬之心實切惓惓至於傳位之旨允所未喻我皇上運際休明春秋鼎盛天與人歸古今莫及將億萬年為民物主而遽欲退閒豈所以承天心而答眾望耶歷考前代唐高祖傳位太宗是在垂暮之年宋雖有一二內禪者則又末世隨時遷就之舉皆不可為訓及考成祖時六飛三駕暫

勅皇太子居守一應禮儀俱在實錄然亦止以太子監國而已至於訓
典無所稽考所有聖諭臣等不敢仰承 上報曰覽卿等對足見忠誠
懇切朕已具悉后未可立宜承朕命○詔增設湖廣承天府儒學文廟
樂舞學故隸安陸州春秋祭典有禮器而無樂舞至是御史賈大亨言
州已陞府則廟典亦宜備設報可○秋七月丁丑月犯金星○兵部侍
郎潘珍卒珍婺源人蘆直有行誼以諫征安南忤旨落職後屢論薦俱
不報論者以為未究其用云○京師地震有聲 上諭禮部曰此變非
常朕感承仁愛不敢怠忽群臣當實加思省邊防尤宜慎備其令兵部
轉諭鎮巡諸官知之○詔編管夏言妻蘇氏於遠州時蘇氏請代言死
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大倫昔緹縈以女代夫臣請以妻代夫願就獄身
死俾臣夫少延旦夕之命臣誠瞑目九泉也 上曰蘇氏亦係流放人
安得代死令原籍巡按官亟行遣發勿得故縱○詔有司以禮慰勵衡

府高堂王厚燠齊東王厚炳孝行以衡王厚燾與山東撫按官疏請故
也○諭詰責鄭王厚焮時王疏請 上脩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
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札怠政歸非惡諫神仙木土為規 上
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
耳爾真今日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詔增置遼東戍兵時巡撫都御
史李珣奏言遼東為京師左臂歲七苦虜泰寧諸夷且陽順陰逆為腹
心之梗而本鎮無強兵制之請於義州大靖等堡寧遠前屯城中右所
諸處各增置戍兵三千名以防不測報可○大學士許讚卒贈少師謚
文簡讚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子練習國家故典性醇厚不伐嘗以兩
世典銓大懼盈滿云○大同女化為男大同右衛叅將馬繼宗舍人馬
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子撫按以聞○西苑獻瑞穀双穗者七
十五本禮部請獻太廟宣付史館 上以昊天降祥事關民食非他物

比從之群臣表賀○八月以萬壽節覃恩加秉一真人礼部尚書陶仲文支伯爵俸成国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各祿一百石輔臣嚴嵩支正一品俸加礼部尚書費宋少保顧可學咸端明各太子少保都督陸炳光祿大夫上柱国賜方士郭弘經號清微輔教忠靖宣誠高士王永寧號清微輔道翊範通真高士各鑄印給之○京師及遼東廣寧山東登州府同日地震詔文武群臣實加修省各條陳時政得失以聞○重建團明閣○宣大總督翁萬達疏陳邊儲二十事曰明職守正簿書預會計重責成慎交代嚴委任戒主將重官商時估值嚴收受謹出納編號帑度濫冒禁常例謹權量稽公用較斛秤謹防衛部議悉令行之○陝西寧夏衛地震有聲○九月以歲命戶部祭銀各邊積穀仍勅撫臣具有司催科以聞○京師地震有聲○詔授孔貞寧五經博士貞寧衍聖公貞幹弟也命專主子思廟祀○給事中姜良翰請申明礼制從之

良翰言今天下之患在吏治不清豪強玩法農夫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侈縱始請申明礼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宴會服舍輿馬器用之類悉差別等第令不得僭踰然後塞兼併之原嚴貪墨之戒驅游惰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幾太平可望然而京師諸夏之本貴戚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迄請自京師始 上從之令都察院榜諭遵守○虜入寇宣府塞直抵居庸關命京營將士分城戍守仍給以行糧大學士嚴嵩言于上曰虜以言銑收復河套故報復至此 上于是怒言意益不解既而宣府報虜遜出邊詔各該將領仍嚴防備且邀虜歸路奮擊之○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西市言與嚴嵩同鄉以声勢相軋言罷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位在嵩上亦斥去嵩黨然嵩柔佞心險待言益恭而言意氣揚匕目中無人自謂得上心而不知竟墮嵩術中 上初亦無殺言意嵩乃陰構怨望訕謗語流入禁中及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

事以激上心致成大獄蓋古今異寃云

謹按支進士大綸曰夏言豪邁辯博果於有為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權奸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膽自以無前謂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權英雄無借箸之籌矣矣奚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詔以山東運司餘鹽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餘引減價易銀助邊從御史劉時進奏也○詔河南守臣建祠祀故燕山衛指揮使馬義都督僉事馬俊都指揮僉事馬振義正統中從駕北征死土木之難子俊鎮廣西以征勦古田賊戰殺俊子振任河南都司擊劇賊劉六等亦死于陣至是振子如援都督張世忠故事求立祠許之○靈雪降百官表賀

上以風霾示異且入冬未雪躬禱于內壇是夜雪降輔臣嚴嵩率百官賀 上悅各優詔答之○十一月詔議孝烈皇后祔太廟不果時禮部議桃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之九室議不果行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祔一篇進覽因言享祀凡幾嵩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失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况九室皆已有主五世又不忍祔將來孝烈不識何所祔此非聖慮之未及而誰為畫此者失策也乞改詔中外增上昭穆世世長守則臣無遺恨 上以瀆擾姑貫其罪○御史王士翹疏請舉用遺廢不報士翹言陛下臨御以來召楊一清于致仕拔王瓊于謫戍後來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使當年以有過棄則二臣沉沒終身不得效尺寸于竹帛今時事方殷需才甚急使諸臣以小愆永棄不得與前二臣同霑洪造深為可惜乞勅吏部于一應閑住為民擇其可用者以次擢

補其有謫戍可原者亦宜分別輕重以廣朝廷宥過之仁疏入遂寢○
密雲縣進生沙金五十兩詔入內庫仍行各撫按官多方採獻○十二
月禮部尚書費霖卒謚文通既而給事中趙鉞言霖及故總兵郤永行
履無聞教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 上曰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
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詔廣西向武州土官男黃仲金那地州土官
男羅廷鳳泗城州土官男岑施各就本處襲替免赴京師以其嘗聽調
有勞也○詔進閒住應天府丞朱隆禧為太常寺卿致仕隆禧以考察
黜會秉一真人陶仲文之太和山即邀至其家以所藏方書托之代進
上視之悅命即其家以白金彩幣賜之隆禧既受賜因自赴陳謝意
圖留用 上以考察黜罷例不復起令加秩致仕○命兵部左侍郎范
總兼僉都御史住河朔川諸處相視修築關城既而復命總理邊關諸
隘○詔廢總督宣大左都御史翁萬達弟萬臣為國子生禹達以修邊

功當廢子乞恩改廢其弟許之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春正月壬申朔 上不御殿○巡按直隸御史陳其學疏請久任漕運
河道二臣從之其學言漕運河道二臣皆國計所係非久任無以底績
前年秋冬間胡松推河道韓士英推漕運去年秋初士英始蒞任不踰
月陞南京戶部尚書仍以松代松至淮亦不踰月陞戶部右侍郎彼此
更代視如傳舍宜行久任以專責成待其年資已深勞動茂著然後不
次擢用庶於國計有裨部議報可○禮部尚書孫承恩致仕南京給事
中雷賀御史張詔等論劾承恩及兵部尚書趙廷瑞各貪鄙不職狀承
恩廷瑞各疏乞休 上諭廷瑞勉修職業承恩許致仕○太子少保禮
部尚書盛端明以年老乞致仕許之○甘肅巡撫楊惇疏陳莊浪備荒
事宜從之先年甘肅荒歉莊浪為甚惇因請先事講求多方備處遂條

上四事言貧丁宜月給銀米糧料宜收買本色各倉宜收糴冬米涼州宜謀種屯田疏下戶部議覆報可○二月大同朔州地震○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俱入內閣叅贊機務自夏言得罪後嚴嵩嘗上疏請簡廷臣協輔詔姑少待嵩獨相且年餘至是再疏以請 上從之令吏部即推五六人堪用者以名聞乃特命治本同叅機務既而本疏辭內閣上曰內閣職在代言備問祖宗時選用文學侍從之臣不專品職崇卑爾膺簡擢宜懋修職業以副朕命不允所辭○虜入宣府塞總兵官周尚文帥師與戰勝之虜北遁先是大同偵卒言虜酋俺答等糾眾將去由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趙卿怯懦恐不能當虜乃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尚文代卿至是虜果以數万騎犯宣府滴水崖指揮江瀚董暘禦之戰死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總兵周尚文提大同

兵萬騎至南路叅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首首四擐其旗賊氣遂沮會萬達督四路叅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虜以為大兵至遂結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出關又敗之於大淖沱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聞議者以為數十年間鮮此戰功 上以勞績可嘉命加尚文太保兼太子太傅擢萬達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督軍務各賜銀幣璽書獎勵既而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今臣獨膺陞賞而陣亡及有功將士未霑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推恩將士以圖後效 上以成命不允辭命兵部亟議賞格以聞遂擢賞諸將士有差江瀚董暘等各優卹其家仍為祠祀之大學士嚴嵩謨謀帷幄廕一子中書舍人仍賜白金五十兩○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徐階為禮部尚書兼管如舊○命褫錦衣指揮同知

鄭璽職閒任革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坐營管事奪定西侯蔣傳惠
安伯張鑾等俸各二月先是給事中楊允繩偕岳等閱視應襲官舍於
安定門外閱武場璽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
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岳溶怯懦損威傳等亦不能規正故有是命○
詔賜宣大二鎮撫鎮諸臣銀幣先是兵部題禦虜事宜定以遏虜不入
為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總督翁萬達上去年各鎮防秋功狀
宜加叙賚 上從之○詔賜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龔輝等銀幣輝奏
言勦劇賊蕭鈇古等巢悉平因叙列諸臣功次以福建僉事項喬為首
次則叅政王大受王積汀州知府汪冰漳州知府盧璧廣東僉事徐緝
叅政朱憲章江西副使高世彥等詔加輝俸一級仍各賜銀幣有差○
三月辛卯朔日食○皇太子冠尋薨先是 上與輔臣計欲於今春東
宮行冠禮問大學士嚴嵩可行與否嵩言典禮嘉重遽行恐未閑熟請

先期演習從之因命禮部具儀上聞乃擇乙酉日皇太子行加冠禮時
年十有四既冠又明日晨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
正坐而薨 上痛悼殊甚擇葬地於金山謚曰莊敬太子○總督陝西
王以旂請發銀脩築邊垣言延綏一鎮計用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餘兩
以三年次第築之兵部覆先發銀一十六萬餘兩尚支一年餘俟明年
取次給發從之○命更定江西旌忠祠孫燧許達位次先是寧濠叛都
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同時死節詔贈燧禮部尚書達副都御史建旌忠
祠並祀其位燧左達右後數年達亦贈禮部尚書江西人以達死尤烈
乃尊達居燧左至是都御史鄔懋卿以為言乃復命以生前官秩為次
仍左燧右達○諭北巡驅虜不果 上諭輔臣嚴嵩北虜累年入犯我
皇高祖成祖每歲一驅巡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嵩言皇上聖謨弘遠欲
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

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上以為然。○山東臨清州大水電損房舍禾苗。○夏四月禮部尚書顧可學請改泰折為泰圻不從。可學上言皇太子加冠日風壞北郊泰折街坊越二日東宮仙逝。按韻會泰與太同。曲禮正議謂未婚曰折。前名似當避忌。爾雅曰園丘大壇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以圻易折似合祭義。上曰坊名朕所定也。如何擅改。第如故修之。○詔奪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官。還籍聽理。先是統以詔安擒獲海賊。奏捷。因言閩賊蟠結已深。成擒之後。奸宄切齒。變且不測。臣訊得所俘偽千總李光顯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部臣請下巡按勘劾。既而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罪。並坐鏜及喬等。詔兵部會三法司雜議。言統原奉勅許。以便宜行事。願賊擒於一月。奏發於三月。似非臨陣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鏜喬皆不得無過。然事難遙度。請遣風力憲臣往驗其

事。乃遣給事中杜汝禎往勘。命罷統官。待勘。鏜喬等下。所遣官訊之。部以統罷去。其巡視員缺。更請上裁。詔巡按御史熟計。巡視廢置。以聞。○兵部尚書趙廷瑞罷。以給事中楊允繩論其近罹危疾。舉動支離。一時推用。俱不得人故也。○給事中羅崇奎請各省錢穀宜左右布政同司出納。從之。崇奎言。貨利所在。最易溺人。今各省錢穀主於左布政一人。不無專便之私。請自今查盤。必巡按親臨。如巡按勢有不及。則同右布政監視。凡封鑰出入。必相白。都御史屠僑議宜如所請。○五月召總督宣大翁萬達入為兵部尚書。先是以范總為之。未任。以忤旨削籍。乃召萬達。○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自弘治正德間。數出塞逐虜。累至今。官生平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每戰輒勝。然性高亢。以故幕府多不能堪。後十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詔逮繫給

事中沈東于獄時周尚文卒尚文家奏求卹典陳叙尚文功伐東在禮科因上言尚文為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此亦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則九邊熊羆之士咸振腕自奮爭先赴敵義不旋踵矣時大學士嚴嵩尚文家不求于已而自陳功伐沈東又為疏請乃擬旨激怒上意上降旨曰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東係言官不行重劾反肆欺罔誑譏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叅勘以聞于是尚書聞淵右都御史屠僑言東心本無他第狂迂當治上令下法司鞠訊既而法司坐東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嵩恨未泄仍擬旨杖東四十長繫鎮撫司獄○虜犯鎮羌等處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督師逐敗之詔廢以旂次子篤為國子生餘各陞賞有差先是套虜自西海

還掠永昌鎮羌等處甘肅總兵王繼祖督諸將禦卻之至是復犯鎮羌永昌鎮番山丹等處叅將蔡勳遊擊馬宗授等三戰三捷前後斬虜首一百四十餘級獲馬畜夷器無筭奏其功故詔廢以旂子加王繼祖都督同知甘肅巡撫楊博副都御史俱撫鎮如故仍賞銀幣勅獎○鳳陽淮安地震○六月詔免降慶永寧滴水崖諸處秋糧仍發太倉銀一萬兩賑濟以被虜殘害故也○詔下世襲五經博士曾質粹按臣逮問初詔訪曾子嫡派子孫時兗州府嘉祥縣曾守仁與吉安府永豐縣曾質粹各以譜至質粹與守仁爭襲乃與其父積慶約襲官後以所賜供祀田產均分既而質粹背約二人交惡訐訴不已有司以賜地量分守仁質粹復誣奏守仁奪賜地事巡按御史劉瑤覈勘質粹言多誣妄并得其偽冒狡獪狀上之故有是命○太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卒元尚永康太長公主上入繼大統元奉金符迎請於

興邸及 上即位春遇隆渥勲臣戚畹莫敢望焉卒賜祭葬如例贈左柱國謚榮恭國塔封侯賜官不以軍功自元始○德清太長公主薨○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入直無逸殿○秋七月詔追廢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孫民悅為國子生以侍孝宗東宮講讀恩也○詔捕沿海奸徒先是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在浙中上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號稱刺達總管名目鈎連夷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姚光瑞等無慮數百人開通主匿牟利搆爭又有擅造雙檣餘鯉潛走倭島互市器物因而為賊嚮道蹂躪海濱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議所以正憲典威奸慝者統尋去任都察院議下巡按福建御史轉行巡視海道都司等官緝捕前項奸徒并土豪為淵藪者悉正以法至于見獲佛郎機國王三人亦宜審其情犯大彰國法仍移機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如改過自新者聽免本罪

且福建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諸臣一體會議行報可○巡會御史阮鶚疏陳漕運事宜部議從之○總督湖廣川貴都御史張岳疏上會兵討苗事宜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宜皆報可○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實條上考察四事一言優異才治行卓絕者宜賜璽書宴賚二言嚴汰黜貪酷者宜追奪誥勅逮治贓罪不及者宜降級調用以示懲創三言信禁令禁絕餽遺令甲甚明宜嚴緝訪四言杜幸門朝覲被黜不許奏辯疏下所司○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秉壺上言今國家財用邊需繁費不貲加以土木禱祀之役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括逋賦百姓嗷嗷海內騷動疏下戶部尚書夏邦謨等覆言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例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謫百費省約一歲

出入尚爾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所出大約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將不可措手足且今生財之道既極計惟節用乞令所司將一年出納錢穀分為四目一曰歲徵幾何一曰歲收幾何一曰歲支幾何一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御覽以為通融樽節之計 上允行之既而工部尚會計錢糧之數計歲徵銀六十一萬一千餘兩係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係積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千餘兩係一切脩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分為四項以獻 上留覽○西苑獻瑞禾一百六本群臣表

賀○致仕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旦卒贈工部尚書旦婺源人性行脩潔初守潯邵二郡有惠政民祠之○虜入宣府大同塞初虜耻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被殺故乃縱使剽掠且射書來以為許貢則當約束部落令不犯邊否則秋且入關奪搶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言辭桀驁有要挾意與前遣使情狀殊異至是果復來由華林兒至松樹墩登暗門潰牆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諸處攻燬堡塞五十餘所兵科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修築邊垣甚固今乃虜得衝入請治其罪 上令巡撫叅覈以聞○徙肅州諸番夷于境外初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勅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欵求內附已議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若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李時暘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境外詔守臣經畧之巡撫都御史楊博檄副使王儀叅將劉勲修葺

威虜并金塔寺右城脩築白爐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一召諸
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爨其諸番皆稱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
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遂以為期約自後惟朔望
許入城市交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常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
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悉除總督王以旂以其事聞因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各陞級賚以銀幣時賜等下督臣頒賞有差○陝西慶陽
大水蘭州大饑○九月禮部尚書顧可學乞假遷葬賜馳驛還○吏部
尚書聞淵致仕以戶部尚書夏邦謨為吏部尚書時淵引年乞致仕許
之淵既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 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
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遷乃推邦謨代之○刑部尚書俞茂堅引疾乞
致仕許之○虜寇廣寧遼陽及宣府塞先是謀報虜酋俺答率衆入邊
結營東向勢將深入兵部尚書翁萬達乞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

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 上令督撫諸
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至是乃入寇廣寧遼陽及宣府塞備禦官張景
福及百戶成策李松力戰死之事聞詔給景福等營葬銀令有司查議
卹典以聞○冬十月定國公徐延德請給空間地土不許延德言真定
府無極諸縣查出空間地土乞為給賜又言本家莊田雖遇災傷不宜
蠲租戶科給事中王德因論叅延德妄意希求厚自封殖今後賜典一
聽 上裁 上乃令屯田御史勘覈以聞○擢吏部左侍郎丁汝夔為
兵部尚書時翁萬達以憂去左侍郎詹榮以當署部事引疾乞假 上
怒其無致身之忠罷職閒住乃以汝夔代之○召南京刑部尚書劉訥
為刑部尚書○詔免今歲行刑以苑田復荷玄瑞故也○擢吏部左侍
郎潘潢為戶部尚書○命故優給黔國公沐融母弟輩襲爵與半祿優
給融病歿融叔都督朝弼以黔國夫人陳氏疏請立鞏鞏時甫三歲朝

弼代鎮如故仍命朝弼及撫按三司官護視鞏成奏請領鎮○建寧夏後衛儒學於花馬池營取本衛寄業鎮城生員充之○詔免山東貴州等府秋糧以旱蝗故也○十一月命祔孝烈皇后神主於大廟時大學士嚴嵩議安主於皇妣獻皇后之側從之○吏部尚書夏邦謨乞休不許時南京科道官鄭維城楊順等交章劾邦謨諂附貪戾新改銓曹不協人望邦謨上疏自理并求引退 上曰卿簡自廷推宜盡心供職不必以人言求退也○金星晝見五日○詔逮繫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纘宗等詰京訊治初駕幸承天纘宗委陽武知縣王聯供行殿役不便怒笞之聯隨為御史陶欽夔以贓罪劾罷聯歸家殺人事覺坐絞待報聯謀動宸聽為脫罪計令子朝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寃奏纘宗以私却故入人罪巡按藩臬諸官阿附纘宗誣同羅織仍摺撫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呪

詛 上怒命逮繫纘宗等二十餘人詣京拷訊○以隕霜殺苗免山西大同府所屬州縣前後陽和等衛山陰馬邑等所糧草有差○召起用致仕少詹事王用賓于原職○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陳其學請裁徐州呂梁洪夫言先因水涸陸險設有洪夫二千四百有奇迺者黃河自西來注之漕輓順利人力甚省乃洪夫仍取盈舊額徒恣虛糜乞量行裁省以寬蕭礪民力疏下工部請命總理河道酌議報可○總督宣大都御史郭宗臯疏陳邊務因條上三事曰除戎器言請增造宣大山西諸處戎器移文工部給發如不適用即折解軍門自製曰選戰士言選順河真保四郡射士六百人及山東青沂二州鎗手二百人刻期赴鎮分曹教習曰覘敵情言伺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境禁嚴莫能覘敵所向宜稍破常格許邊臣多方募遣議下兵部從之○擢提督倉場戶部左侍郎李士翱為工部尚書○禮部疏請考選天文生言欽天授時實

惟首務推測考候貴在得人苟惟拘嫡派勢至乏人倘習學盡收恐成冗濫請今後將本監執冊丁男願習本業者量為摘取分派各科教習本戶有缺盡將送考就中擇其精通者照例頂補如二人俱通先補嫡派餘者候缺送考報可○上親祈雪于洪應壇時上諭禮部深冬不雪二麥何滋今朕親祈洪應壇百官青衣辦事勿慢朝天等宮遣文武大臣行禮如例○巡撫鳳陽都御史龔耀疏請免積欠鳳壽倉糧言淮安等府州縣連歲灾傷戶口逃亡大半而錢糧照額科派積年逋負徒存虛數又將見在疲民代償日朘月削存者必逃逃者不返窮困之極恐釀他变乞將積欠鳳壽倉糧盡行蠲免庶凋殘少蘇迺移復業戶部覆言宜行撫臣查覈果係小民逋負以十分為率每年帶徵二分其荒蕪轉徙務令有司加意招復若有實效不次擢用詔從其議

庚戌

嘉靖二十九年

春正月丙寅朔上不御殿○陝西三邊總督尚書王以旂等奏增設清水高家清平三堡等處守備官各一人募兵各滿千人戍之仍以黃甫川木瓜圍孤山三堡隸清水以建安清水二堡隸高平以龍州威武懷遠三堡隸清平而清水管守備屬東路叅將管轄兵部議覆報可○詔發太倉銀六萬兩給光祿寺備用以本寺卿高澄奏供應不充故也○削典史厲汝進籍先是汝進為給事中以戶部尚書王杲事論劾嚴世蕃等皆有請託宜加窮治大學士嚴嵩疏言汝進欲以贓污巖臣名故借臣子世蕃巧詆上以汝進意欲與杲開釋遂杖之外貶至是大計天下吏嵩令吏部削其官○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徐問卒問武進人深沉蕪靖累遷廣東布政以治行第一賜宴賞歷官所至有聲始終無玷士論尚之○二月詔奪巡撫湖廣都御史林雲同御史李廷春職廷春先知湖廣石首縣有貪聲雲同以法笞之至是廷春選道雲同恐其

懷怨遂發其在任職私請行罷斥廷春亦列雲同鄙汚事乃俱奪職聽
覈○召起原任兵部尚書陳經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
尋卒經益都人以言官論劾引疾致仕至是 上特旨召用經會病卒
于家賜祭葬如例○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治掌詹事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歐陽德為考試官取傅夏器等三百二十人○巡
撫甘肅都御史楊博請開荒田言甘肅荒田萬頃請借支本鎮京運銀
募民開墾詔以三萬兩給之○南京兵科給事中甄成德疏陳江防四
事一脩教場以時簡練言新江口營舊有水陸二操水操于馬頭陸操
于教場後皆為江水衝沒當敕所司建置一處操艇以備遠圖言新江
口操艇未及脩期輒先損漏宜量給補葺費仍令工部官不時閱視一
嚴按伏以防不虞言沿江伏兵之地東曰觀音港西曰上新河曰和尚
港皆當嚴備而部兵者亦往往賣閒移役即兵亦惰弛未嘗往來偵伺

請一切裁之以法一查原額以實營伍言江防官軍寒暑不輟往往詭
籍逃伍十減二三宜悉計處補或改正或清勾務令各伍克實事下兵
部議俱可從之○大風揚塵四塞○隆慶州張山營堡山鳴○巡按浙
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洪武間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以通華夷之
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
在上尋以黃渡近京師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夷
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絕日
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嘉靖初以宋素卿宗設忿爭雙殺給事中夏言謂
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為奸商所籠賒取轉鬻久之
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皆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
欺負又不肯償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其負不能得遂
以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

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以禦之及官為出兵復恫喝番人間以好語啗之利他日債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遂盤據海洋不肯去而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克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鄉道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臂欲洩其憤于是王五風徐碧溪毛海之徒皆以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巡撫都御史朱統熹知其情特嚴海禁緝閩浙諸貴官家于是諱者四起竟陷統落職巡按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上令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可否從之○三月 上禱雨于禁中先是禮部以亢旱請令順天府官祈雨 上曰

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半月麥禾皆失潤漑朕躬禱為民卿等以上下相關百官亦當修省恐應天不可以虛文第令該府官竭誠以禱至是 上躬禱于禁中命英國公張溶等分告各宮廟○御史阮鶚疏請復宛大廟民助役銀初永樂間徙浙江南直隸富民三千戶實京師宛大二縣廟長既而逃亡者眾有司議以見役人少每逃戶一人各徵銀三兩助役廟民使之嘉靖二十八年以虜警轉發助役銀于各邊充餉後遂為常于是鶚疏請仍舊給民戶部言廟民齒日繁不必仰給于逃戶請量發銀四百兩給之其逃戶故絕者止行原籍徵銀二兩未絕者即于本戶徵銀無復累及他甲詔可○丙子大風揚塵蔽天○廷試賜唐汝楫呂調陽姜金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黃霧四塞日無光○詔許錦衣指揮郭守禮襲封武定侯守禮故武定侯郭勛嫡長男也勛下獄死八年守禮以祖功陳乞襲爵 上曰郭

英勳戚未可便因凶嗣廢祖功准續原封免覆勘○夏四月詔廷杖都御史胡纘宗削籍奪刑部尚書劉訥官命大學士嚴嵩支兼官俸時訥與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會訊王聯上言聯以絞罪重囚奏訐誣指無據纘宗詩全章皆頌盛德語非訕謗聯乃坐原殺人罪朝策詐假官當斬纘宗等悉赦勿治疏入 上不悅大學士嚴嵩評云訥以同里故偏黨纘宗 上怒曰既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句其為比護明甚乃廷杖纘宗併訥皆削籍為民奪僑良才俸問司官吏俱錦衣逮訥以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命兼支大學士俸○癸丑大雨百官表賀上以甘雨應祥歸恩郊廟各優詔吞之○詔封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上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禮部尚書無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不徒

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為已力于是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鞠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者且許辭待奉教另行○五月改工部尚書李士翱為刑部尚書擢戶部左侍郎胡松為工部尚書○兵部尚書翁萬達疏陳邊備十事從之時邊報日棘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窺延固俺谷小王子部落擾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桑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及黃花鎮于是萬達等議條上十事曰飭營關以嚴內治飭邊鎮以固藩籬務實政以嚴邊防廣儲蓄以實邊塞時餉饋以安募卒重犒賞以激將士開使過以策奇功開受降以殺虜勢激撫按以安人心正軍法以肅紀綱詔如議行○貴州苗陷印江縣寇石阡府詔削貴州巡撫李義壯籍初總督右都御史張岳開府辰州集兩省官議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守之使不出

掠可也岳力言撫守皆非長久之策必大剿以兵然後撫守可固義壯
附萬鏜撫議岳劾義壯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至是苗陷印江寇石
阡貴州震動事聞 上降詔切責岳削義壯籍岳復疏曰湟中之議初
亦譁於衆口伐蔡之役功必成於獨斷於是始克集三省兵一意進剿
矣○給事中俞鸞請更罪人充軍例從之舊制罪人充軍南人發南北
人發北不過三千里其情重當發極邊者北直隸宣天山東山西河南
俱甘肅山西陝西宣大河南發遼東既而遠軍不習水土逃死過半于
是鸞言比年邊事孔棘軍伍空虛與其投生人於不死之地不若少寬
其法因而用之夫今之充軍罪犯不過曰邊衛曰極邊而已南
北地里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而已以罪之輕重定地之遠近邊衛
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
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其邊遠極邊亦可依數近配庶解者

易至迓者易勾而有司亦便於遵守下兵部議覆從之○重修大明會
典成禮部尚書徐階表進呈覽○六月命禮部尚書徐階錦衣右都督
陸炳施藥于朝天等三宮○戊申金星晝見自己酉後皆陰雲至甲寅
復晝見○詔革鎮江總兵官先是以秦璠王良出沒江沙置總兵官于
鎮江勦捕及盜平因沿未革至是御史趙錦上言江洋群盜多係販負
草竊之輩時發時至驅逐勦捕直有司事耳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
設不宜設及復千餘言 上詔議革之○虜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及副
總兵林椿死之時虜酋俺谷率衆數萬由小營圪塔墩口八大同塞計
伏精銳谿谷中以羸騎百餘為餌偵卒信之走白達達素果敢徵兵未
集遽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見殺椿分兵擊虜零騎于
彌陀山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援達不克亦中流矢死虜得二將首輒
引去事聞 上嘉其效忠死事贈達為左都督謚忠剛椿為都督同知

謚忠勇賜祭葬立祠祀之達陝西人目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邊人至今稱兩將及王千斤之勇云○太常寺請修理天壇詔會官計處工費以聞給事中謝登之言園丘乃祀天之所誠不當惜費但今四郊並建財力已窮未及大壞不宜遽興重役工部議覆從之○閏六月詔免隆慶州永寧縣去年田租之半以被虜故也○詔逮繫總督宣大侍郎郭宗臯及巡撫大同都御史陳耀訊鞫謫戍邊諸部將俱論死初大同之役宗臯與耀言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者少 上已命奪俸既而給事中唐禹追論達効死先登全軍陷沒屬其二子張世傑世俊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未有之大衄而宗臯等不自席藁軍幕暴陳喪敗之咎乃蔓語彌縫苟逃罪譴則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宜明示賞罰以昭勸戒 上悅禹奏公正詔達二子同廕與椿子鳳騰

俱指揮僉事世襲命錦衣械繫宗臯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臯謫戍遼東邊諸部將戴綸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死長繫刑部獄○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召用間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時郭宗臯謫戍乃奪情起復萬達代之以萬達不能速至先以兵部左侍郎蘇祐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陳耀為巡撫 上以非常遣發慰勞特至○召起咸寧侯仇鸞為宣大總兵官初鸞以曾銑等論劾逮繫來京鸞復許銑得釋罪坐廢居京邸至是宣大缺總兵官鸞賂大學士嚴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兵○詔簡督學官時給事中楊允繩上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為重匪徒以繪句絺章校長一日邇來士子但逞浮辭不敦實行下者徂僧恣雅干謁假托皆由督學使者尚文藝而輕行檢故爾請勅銓曹慎選督學諸臣用端士習 上曰督學官士子表率今後必慎選行誼端方者以充任使勿得徒

尚藝文循資濫擢○詔裁革太常寺厨役樂舞生冒濫之數樂舞生量存一千五十三人厨役量存一千三百名○秋七月薊鎮邊夷酋猛可等入寇官軍擒斬之先是巡撫順天都御史王汝孝憤朶顏三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至是數入犯邊始犯鮎魚石又犯河坊口諸處官軍出勦斬首百餘級汝孝以聞請褒賞有功邊軍兵部覆請覈之然諸夷再失利而去遂通迤非大虜為之鄉道云○給事中楊允繩疏陳銓改事宜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劑量政務繁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為銓除中間或有請託規避者請通加裁抑至于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未及者仍申明舊例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可適于用銓擬漸趨于平吏部覆議報可○瓊州賊亂兩廣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督兵勦平之時瓊州五指諸山黎賊那燕等剽劫崖州諸處偽置

總兵等官攻圍城邑圭與提督歐陽必進督兵進勦前後斬賊五千餘俘獲千餘招撫三千餘事聞 上嘉其功命加圭祿任一子錦衣百戶廕必進子為國子生○改刑部尚書李士翱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潘潢以議處賦餉 上謂潢職司邦計偏執自用調南京故以士翱代之○致仕禮部尚書盛端明卒謚榮簡○擢南京兵部右侍郎顧應祥為刑部尚書○詔逮繫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純至京訊鞫下福建都司都指揮僉事盧鏜海道副使柯喬獄論死純自殺時給事中杜汝禎巡按福建御史陳宗復會勘純褫急周章聽信奸回顛擅刑殺清操雖勵于平時明憲難逃于今日柯喬盧鏜黨比匪人擅殺無辜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等次之知府盧璧等又次之于是兵部三法司再覆請如所劾奏喬鏜繫福建按察司獄待決純聞命惶懼適有官校來吳江逮繫故天津副使朱鴻漸詣京偵者妄言逮純純聞之仰藥

自殺純為人清廉勇於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為之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純竟坐憂恐未就訊而死于非命公論惜之○釋漳州知府盧璧等於獄璧先奉巡視朱純命查決所執通番諸囚既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被逮論死誣執璧必欲同坐而番人力辯與璧無干科臣勘擬改調詔令釋之久之改守漢陽初璧在漳平白葉洞賊築堡塞屯田用罪人唐弘臣破巨賊李大用數百艘自謂不世奇功而為人所攘止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為不稱其功云○詔復征山海關稅自中土出者山海收六分遼東收四分自遼東入者遼東收六分山海收四分每季委文官一員督同守備官抽稅其遼東八里舖店錢罷勿收從遼州巡撫王汝孝奏也○火星犯木星守井宿○八月虜入薊州塞先是虜酋俺荅脫辛愛等自威寧海子移住斷頭山并調集套虜聚眾十餘萬謀深入關南攝總督

侍郎蘇祐初至宣大即請益兵餉未報而俺酋狼台吉擁眾窺大同咸寧侯仇鸞懼私遣其廝養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無犯大同虜遂東去知宣府有俗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起三衛入寇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反陰為嚮道云虜之東也鸞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而謀者復自虜中語欲寇薊遼間是月乙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悉眾禦之丙子虜縱兵自間道至黃榆溝諸處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大潰丁丑虜悉眾入圍順義時以保定兵駐城中城乃得全虜遂長驅入內地○虜逼通州京師戒嚴詔諸鎮兵勤王初巡按畿內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議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誓吏民城

守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虜用戊寅虜至通州以白河阻之不得渡
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州縣
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為䟽總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
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
甲伏庫闖據例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本兵丁汝變以聞 上大驚
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
城九門及皇城四門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給旗
牌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子及坊
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城郭間復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徙諸
大臣策應 上猶慮不固檄召大同總兵咸寧侯仇鸞引兵發居庸亟
前禦虜徵劄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奏言京師之
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知兵今繫獄將官戴綸徐仁李珍麻隆賈

鎮歐陽安素歷邊疆威著謀勇乞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
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綠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
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赦宥召用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用
者闕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
意安插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為兵既可充實行伍而亦弭亂一端
又聞兵部欲築兵城外劄營蓋為捍護闕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
反搖民心而闕廂竟不能捍護宜亟召仇鸞兵入衛令兼督城外劄營
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声勢相
倚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 上皆嘉納之詔宥
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詔以咸寧侯
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師諸兵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
戎務時鸞先駐師居庸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

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既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 上嘉勤王師各賜爾書褒獎予金帛使躡虜衆即軍中拜鸞為大將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又賜密啟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圍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賡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徃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餅啟廩發粟則囊囊空既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計軍與糧餽不支士多餓死 上怒令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載罪辦事○給事中張秉壺請駕還大內言虜勢漸逼中外戒嚴西苑宮垣偏處喧嘩之聲易達聖聽非所以弭奸宄養威重也乞還大內如太

陽中天群陰自息且使人心安輯志氣大馬勝而醜虜不足平 上不從○虜犯京師辛巳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声徹西內 上命啟門扉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櫻其鋒者○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初虜執御廐內臣楊增去不之殺見虜酋俺荅踞坐氊惟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乃即令增持番書入城及啟書多嫚語求入貢 上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及禮部尚書徐階對于西苑因出虜書示之 上曰事勢如此奈何嵩曰此搶食賊耳又何足患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云搶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惟皇上主張之 上曰正宜商議

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 上竦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賫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群臣議通貢可否日午群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款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 上裁群臣相顧莫敢發時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暗不解事乃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者翰林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

貞吉叱起謬語群臣俱以為不可奏人乃止時將向夜 上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燄火燭空大震懼聞中官稍匕道趙貞吉及毛起語乃馳至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釋給事中沈束于獄以作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平昔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即予百金捐金不十萬庸且盡矣因求為御史佐軍務大李士嚴高請命貞吉齎金出城諭買虜首 上亦壯貞吉言遂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予金五百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將士博斬虜首○上御奉天殿詔逮繫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詣京訊治時 上久不視朝以虜衆薄城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洶匕之時非上躬御正朝廷見廷臣不足以繫衆望振威武 上乃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 上始出御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遂還官群臣出就

午門下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有所處分門且下鍵乃勅遣官校逮繫至儀王汝孝來京即訊及儀至下獄以畏悞不戰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道梗未達汝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自閉閣卧城中會咸寧侯仇鸞引兵至虜少却鸞兵以饑故往匕掠食諸村落儀令人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巡覈御史上其狀故逮治之尋超遷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詔奪通政使樊深官為民深言咸寧侯仇鸞養寇邀功上令削籍○召起守制原任兵部左侍郎史道來京急用道涿人歷任邊方多年去京甚近故也○虜犯諸陵時虜遁至清河迄北分掠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等處 上命大將軍仇鸞嚴護陵寢仍令搜捕近京群盜乘機剽掠者○詔逮繫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獄初虜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募偵者無慣卒出郊不十數里道

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既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惴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為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莫知所餉亦不知掣調者為誰爭詈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廩餉不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匕椎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 上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送鸞收撫而鸞殊不呵禁汝夔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汝夔受計於大學士嚴嵩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

曰汝夔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機譎稱率兵往擊虜乃虜在
城下鸞故遠屯郊垆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与否而楊守謙被命
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 上聞之謂鸞遠出禦虜
而守謙畏悞不出師併汝夔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燬諸中貴園墅
諸中貴遂謗汝夔守謙貳于虜 上益心動乃命執汝夔下詔獄遣官
自軍前逮守謙入候下法司即訊命吏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艾希
溥代將守謙兵○殺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時刑部侍郎彭黠
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
長胥史錄不即竟 上時坐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 上大怒謂黠等
比骹將有所規免令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 上即命斬汝夔守
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 上愈怒又逮侃等廷
杖之仍削侃官斥婦田里已丑棄汝夔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嵩令

汝夔下令勿戰及汝夔被逮嵩恐靈前畫給曰毋慮吾為之地汝夔亦
信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謙俱
棄市仍梟汝夔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三千里外于戍鐵嶺衛○詔
廷杖左諭德趙貞吉謫嶺南初貞吉廷議罷謁大學士嚴嵩嵩辭不見
貞吉怒叱門者嵩大恨乃佯薦貞吉使齎金出城宣諭貞吉僉民居致
金于咸寧侯仇鸞所鸞曰吾軍與虜逼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虜且引
去貞吉計無所出迺徧諭諸營而還比旦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
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 上怒命廷杖之謫荔浦典史○虜遁出塞
京師解嚴時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
羊口出咸寧侯仇鸞帥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
稍棄牛羊婦女闕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倅與鸞軍遇鸞不意虜返
倉猝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以裨將

戴綸徐仁救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庚寅虜衆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戀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送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而返○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顥賑撫被虜郡縣時郡縣被虜傷殘者甚衆乃命顥往撫之掩骼埋胔慰勞瘡痍悉加賑卹○詔斬廣西徭賊莫良朋初桂林徭賊莫良朋殺陽翔知縣張士毅官軍討擒之詔斬以徇○命巡按順天御史邢尚簡勘視陵園修理神供器物及撫恤被傷內使人等○詔掣京營兵戍城外者及諸路入援兵各還營鎮○撤皇城四門新增守衛官○詔趣咸寧侯仇鸞還京命協守大同副總兵徐珏充總兵代鸞○論入援功罪以咸寧侯首功加太保兼太子太保仍賜銀幣副總兵徐珏等亦各加陞賞及贖罪立功獎勵有差○詔罷戶部尚書李士翱先是士翱以乏餉奪職至是吏部復

奏論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等 上命士翱開住降調蘭南京餘各奪級俸有差○詔趣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時本兵缺月餘吏部尚書夏邦謨等前後會推四人皆不稱旨乃奪邦謨俸特召起萬達用之○更議營制以咸寧侯仇鸞充京營總兵官改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贊理京營軍務時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按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前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邦瑞復以為言乃罷希忠提督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鸞統命邦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內官鸞請張鶴齡故地改建府牙居之小廨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曰用以訓練京軍邦瑞請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與鸞忤主事申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入逮棧杖之出

補外鴛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鴛言無不從
遂益驕橫

謹按王司寇世貞曰咸寧侯仇鸞以口辨教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
初掛鎮虜將軍印鎮寧夏再以征蠻將軍鎮兩廣三以都護前將軍
扈駕承天四以征夷將軍討安南五以平虜將軍鎮甘肅六以征西
前將軍太子太保鎮大同七以平虜大將軍禦虜八以太傅總京營
戎政掛印國朝惟宣平王朱求八佩將軍印而鴛亦然

置薊遼總督大臣以工部侍郎孫禴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初設薊遼
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僧為兵部任之禴因上言彘顏三
衛部落日蕃屢次侵噬花當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挾北虜以
恐喝中國自胡守中抚賞過盛益驕戎心今北虜出古北口道由彘顏
而佯為不知縱使深入負朝廷厚恩宜及其貢使宣示恩威俾知悔罪

從之○命工部左侍郎龔輝督理九門濠塹石壩先是兵部左侍郎王
邦瑞請築重城濬治九門濠塹設閘于大同橋蓄水 上從其濬濠設

閘一事以築城事重令且休兵息民待來秋行故有是命○命兩廣提
督侍郎歐陽必進等獎賞安南應襲都統莫宏濕以擒叛賊范子儀等
功也○冬十月詔改京營提督官名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給
咸寧侯仇鸞贊理文臣曰協理戎政既而鸞等上言頃者營制一新臣
等仰奉嚴旨三令五申欲大振往時玩愒之習但恐行法過嚴人情不
便或與謗言搖惑乞責成臣等毋有所避并令所司禁戢流言者 上
曰卿等受朕簡任其督率官軍嚴加訓練若有造言興謗意面阻撓者
捕緝重治○命右僉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募諸道民兵及
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咸寧侯仇鸞言京營軍止宜城守難以格戰請
分遣御史四員招募民兵乃勅遣四御史分道募民兵于畿輔山東山

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防秋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例既而鸞又言選抽各營銳卒入衛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為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鬪于堂奧可乎上不聽命二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有犯即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于是各邊共選兵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詔免兩京決囚○擢戶部右侍郎孫應奎為戶部尚書○乘一真人陶仲文進所積賞賚俸銀一萬兩段二百匹助邊○詔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訊治削籍初上以虜患諭群臣令人人盡言學詩因奏劾大學士嚴嵩上言外攘之要在修內治內修之要在正本源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為勳貴之結納外為群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來有漸而嵩且泄泄自謂得計其糾論序班龔桔疏自云尺帛不

受門可羅雀將誰欺欺天乎此猶無事時然耳即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猶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貪饕如故恬不畏明縱于世蕃受奪職總兵李鳳鳴二千金起補薊州受昏億總兵郭琮三千金以為督運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千餘金王府科吏盛克相三百金罔利之密不遺三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初旬以來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騎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有二艘捆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謀已得矣如君父何臣每接士大夫語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心而七八年間又無有少敢牴牾者誠以世蕃狡警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涉於疑畏者必先閉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先發治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投機構隙足以立威脅眾文辭便給足以強辯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人懽心而緘其口舌如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於遷除考覈

之間給事中王燁陳垣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俱蒙聖恩寬宥而今
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高父子如鬼如蜮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
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乞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委任責成則順治威嚴何
醜虜之足患 上曰學詩乘機報復逮獄拷訊尋削籍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留之嵩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令留世蕃
侍養○大學士張治卒謚文隱治茶陵人博學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
論侃侃臨事不阿時 上崇焚修而治不能供玄撰怏怏而卒後改謚
文毅○肅州衛地震○詔議征北虜時咸寧侯仇鸞上議大舉北伐先
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以待師期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
甲俟冬月大舉往犁虜庭以舒華夏之氣 上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
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言醜虜犯
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惡貫盈法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

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決策請行除兇雪
忿千載一時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
餉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械臣松等之職皆當矢心協慮先事預圖比
及大舉庶不後時而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 上悅于是命戶部大
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逋負以備軍興○十一月擢兵部左侍郎王邦瑞
爲兵部尚書先是召起翁萬達于制中復爲兵部尚書萬達家海南兩
月餘尚未至 上遲之屢以爲問大學士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觀
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之義 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
耶卽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王邦瑞代之未幾萬達至具疏自明 上
姑寬其罪奪職別用○詔蠲順天府順義懷柔平谷諸縣秋糧有差以
被虜獨慘故也○置三輔經略大臣時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
各設經略都御史以翁萬達愆期降授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守易

州召許宗魯守昌平州王忬仍守通州爲三輔經略使○兵部左侍郎史道疏陳禦虜要計上言比虜犯京固其心久欲內犯復緣宣大年來失利二鎮城堡殘破數多揮鞭直下徑通畿輔無復遮障京畿居人久安承平散漫浮居一旦大羊突入無怪束手授命以臣之愚今之萬全爲計大約有三夫虜性輕生亦知避害我以弱示兇橫愈恣若以威加卽避不敢近宜以便宜事權假借宣大總督急將二鎮兵馬挑選精壯假以防秋爲名多方訓練使人人皆有死事之心會同保定巡撫盡將廣昌紫荆接界處所東西三團堡以至阜平四溝一應素稱勇悍之人盡數選出聽調仍調浙江處州民兵定限明年春伺賊勢可乘之時揮兵直搗可收功萬全往者梁震鎮守大同見賊衆侵擾一月間爲是舉者三以後不犯大同者幾年虜中胡兒夜泣其父母恐之曰太師來也雲中大小無不知者比臣與震同臨戰陣身親見之此先威以奪賊

氣而賊自以其入無爲利計之上也如其舍是不爲則當于近日虜入各要害處所急當脩築聞薊北緊關邊口如冷口潮河川大水峪小水峪石匣峪古北口白馬關等處雖稱天險崎嶇有徑胡馬可通但當衝立堡空隙可乘依山列墻易爲折毀莫若逢石火鑿遇土削剗各令坎岡陟峻高下懸絕時或賊至週迴悵望無能飛度再於大小諸口前積積糧料以便客兵堵截此因地爲險以立大防賊雖欲入而不可得計之中也夫沿邊誤阻則王畿近地可以高枕但虜情叵測萬一周防未備一線爲其所乘逾山之南旦夕可至邇者議築九關外城時難卒成宜勅兵工二部會同都督陸炳及巡城御史督率責令地方酌量貧富分別九則各照人家住止前與左右挑挖圓壕一道勢如叉手壕內積土築堤引灌西山之水圍繞萬一虜至調兵屯布於內與居民併力拒阻賊自難起壕內以咫尺都門而九關百萬生靈可保無虞此驅猛虎

而出家間倖得免于噬啗計之下也疏入 上嘉納之○雲南元江府土舍那鑑作亂時那鑑謀不軌殺元江土知府那憲奪其印綬嘯聚千人流劫郡縣撫按官胡奎林應箕總兵沐朝弼上其狀命兵部議勦之○詔祧仁宗昭皇帝主升附孝烈皇后於太廟第九室○咸寧侯仇鸞請易置四邊將從之時大同總兵徐珏易州徐仁宣府李鳳鳴薊州成勳鸞請以徐珏駐易州徐仁代珏守大同鳴鳳守薊鎮成勳守宣府上命兵部從之尚書王邦瑞因上言仇鸞論薦四將求濟戎務俞旨允行奚容更議第念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正副總兵皆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諸臣集議朝堂從公推舉每上二人恭候裁定所以慎重其任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誰不目屬心向矣生覬覦皇上聖明推心賢帥何所不可但國家典制關係匪輕聖人舉措萬世作則臣待罪

本兵不敢不披瀝於君父之前也 上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况朕有密諮匪彼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何必待彼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先行政毀謀國之忠固如是乎既而復諭廷臣曰昔我二祖兵柄委任達能諸將未有非謗者邦瑞以虜退未賞故為翟鵬之怨訕乎今每事破格而盡忠者遂不能容儻虜再至又效汝襲之誤國耳并諭中外知之邦瑞聞諭惶懼莫措○咸寧侯仇鸞帥師襲虜時鸞率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擊虜不敢出塞稍至近境夜襲斬老弱數級還鸞乃自劾無功 上置不問○錦衣都督陸炳請以大慈恩寺故址為射所從之○詔以阜城關外首宿園地為操練民兵教場○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議請給糧新兵從之時大節以新募民兵請分三等給糧隊長及投降人人二石次者人一石五斗又次者人一石議下兵部尚書王邦瑞等恐京軍援例乞罷議大節執奏言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

信始以厚招之終以薄待之是臣失信于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於天下况應食糧二石者止八十一人食一石五斗者止一千四百餘人其餘二千四百餘人又俱食一石且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饑寒切身則有掉臂而去者臣不能禁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上詔從大節言○湖廣川貴總督張岳進兵討貴州苗破之初苗陷印江縣 上降詔切責岳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進討之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

自九月進兵至是深入屢破苗寇計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巢寨焚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諸卒報稱能許保已獲第未逮至岳行查督具疏以進兵功次聞因撤所徵兵歸鎮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餘黨○詔削閒住廣東僉事林希元籍希元進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所著四書易經存疑請乞刊布詔焚其書令巡按福建御史收鞠論坐視其冠帶為民○火星逆行守井宿○虜酋俺乞貢時俺答復叩宣府邊求貢 上命集廷臣議皆言虜逆天犯順法所必誅為中國計但當整飭六師為戰守備徐察其效順果誠然後議之未晚也 上然之命所司一意整集兵糧相機戰守不得輕信弛備○詔勅獎晉王新典時王輸銀三千兩助募兵有司以聞 上嘉其體國恤民賜勅獎之○召起原任巡撫順天副都御史許論提督鴈門等閑巡撫山西○刑部尚書

顧應祥詳定問刑條例進呈詔刊布中外衙門一體遵守今後問刑官敢有任情妄引故入人罪者重治○詔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闕廂外城命侍郎張時徹梁尚德同都御史商大節都督陸炳督工

辛亥嘉靖三十年

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御殿○詔取南京工部貯庫銀一十五萬兩繕鎧治兵造大小戰車○辛卯大風揚塵日晦無光○給事中何光祿疏陳護衛陵寢事宜先是光祿奉詔清理陵衛軍士至是條上事宜曰廣召補飭營務專官守葦占役設險隘定邊戍祛積弊疏下兵部覆言召募軍士應募者少得用亦難招得道食之民復與解末戶丁何異加以軍裝貼銀必長誑冒之弊建立營室必數千間時方財詘興作不易陵寢根本之地土脉風氣所關添墩築墻未可輕議此三事宜已其餘可行上從部議而營房仍准建立○詔廷杖錦衣經歷沈鍊編置塞外

初虜薄城下求通貢下廷臣集議起趙貞吉方與毛起爭不可時鍊在衆中大言申貞吉議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既而又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數萬人邀擊虜虜必墮歸可獲大捷不報時大學士嚴嵩獨用事數寢抑邊檄鍊乃抗疏劾奏言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愚鄙若膏肓育鐵石不聞諮詢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日夜圖維營求自保妬忠悅佞納賂市交且以朝廷賞罰為自巳出故人人皆計嵩愛憎不復知有朝廷恩威因歷數其父子奸貪十大罪言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釁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室失職二也攬吏部權奸賊狼籍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絡繹四也陰制科道官不敢言五也中傷善類置之死地六也縱子受財歛怨天下七也搬運財貨騷動道路八也內閣九載無一善狀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

之憂十也。因及夏邦謨承受願指關通賄賂狀言名為公室之臣實則私門之吏請併誅斥。上怒鍊肆詆大臣沽名飾罪乃令杖於闕廷編管保安州為民。○詔給西番諸族勘合先是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族大馬蕃者給以金牌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為言兵部議覆言國初制金牌信符頒降西番諸族令鈐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為北虜所據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賫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給而復失如體統何止宜給與勘合使族屬無統者易以號召而于文移革去交易之名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詔如議行。○二月禮部尚書徐階疏請建儲不果行階言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上以問大學士嵩嵩亦以為言竟寢不行。○

兵部尚書王邦瑞罷先是邦瑞疏上備虜五事。上曰兵部正官馬用建白是以空言塞責耳因詰責之詔革職住俸冠帶辦事至是考察自陳乞罷。上謂邦瑞巧詞懷怨無人臣禮勒令為民不許再用。○工部尚書胡松以衰痼准致仕。○詔留用誥勅房大理寺副徐應鑄時大計京官嵩父子恫喝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嵩御徐學詩劾已已削籍未舒其忿其兄應豐吏部亦以不謹擬黜奏入。上察其枉中旨留用。○擢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趙錦為兵部尚書。○詔令吏部尚書夏邦謨兵部左侍郎史道俱致仕以給事中張乘壺考察拾遺論奏也。○兵部右侍郎翁萬達罷時萬達經畧荊閩以考察自陳不職。上謂其無奮勉効力之志許令罷去既而疏謝失擡頭字以不敬黜為民。○給事中劉休乾請除冗吏冗費以裕軍儲不報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休乾乃上言近自北虜陸梁陛下赫怒欲大舉伐之而國計告匱建議

諸臣一切為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愚不知大計但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吏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議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余計今邊功之陸授黥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勅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勅禮部酌議者為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二冗既除所省不貲民既不擾國亦不乏疏入遂寢○湖貴叛苗執思州知府李允簡等總督張岳遣兵討之初岳討諸苗其魁龍許保吳黑苗實未獲至是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百餘人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百餘

人佯稱瞿塘卒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橫恣有司侵不能制既搆永保彙又合酉陽兵攻平茶雷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庶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諾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

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徙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購之○三月擢吏部左侍郎李默為吏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歐陽必進為工部尚書○詔開馬市起前兵部侍郎史道無都御史總理互市時虜酋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未許入春請求益數咸寧侯佐鸞雖言北伐寧內畏虜上言請許入貢欲于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幣若干乃密遣廝養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我貨幣投驛書於宣大總督蘇祐言求通市祐以驛書上聞上命群臣集議鸞力主之言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于遼東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為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兵部尚書趙錦議與鸞同上意未決問大學士嚴嵩嵩以一年四次每次用馬價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犬羊溪壑無厭將來難以阻限惟一年二次為宜上然之議

遣使主市事乃起道無都御史前往大同處置邊務總理互市既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請罷馬市因陳其不可有十其謬有五言互市和議之美名也虜肆憑陵辱我如是而反與之和上何以解列聖耻下何以洩百姓怨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屢下北伐之命人思自奮而一旦講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堂堂天朝下與犬羊為市而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豪傑憤憾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而和市則及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虜變之後天下頗講習武事而和市則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宣大吏民勾引牽連凡有私通皆以互市為解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歲荒民困人心思亂今知兵威不足制虜將群為盜賊而無忌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張武經年竟成空言長胡虜輕我之心八不可我載金帛彼或違約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愚弄乎我墮胡虜狡猾之計九不可歲費數十萬得馬數萬匹互市不已我財日匱

忘國家根本之慮十不可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不知武備果修何藉于和虜欲無厭稍不如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市馬小利曾足羈縻之乎其謬一也或謂方今缺馬正欲市馬不知互市可無事又安用馬况虜又未必以良馬與我乎其謬二也或謂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以為求利不知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重利矣其謬三也或謂虜既利我當不失信不知市馬之利不足盡供其衆得利者喜失者必怒吾恐羈縻不過二三年耳何以善後其謬四也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壞天下之大計者禍甚于戰其謬五也疏聞上曰互市邊臣奏請廷議已久繼盛不早言今遣使已行而阻撓邊機搖惑人心何以集事令錦衣校而訊之尋黜為狄道典史○詔南京禮部尚書萬鏗為刑部尚書○諭增設顯陵奉守官員不果上諭輔臣顯陵不異天壽事體當同

少文武二人奉守大學士嚴嵩言二聖陵寢所在委宜從重聖慮極當但鳳陽祖陵止內官守備武臣留守顯陵設官創制蓋准于此天壽文武奉守近因防虜添設事察省軍惟聖明裁之上是其言遂不果設

○命故安南都統使莫福子宏瀛襲父職初福海死宏瀛嫡子當襲族人真正中等乘其幼陰欲謀奪而官屬范子儀等實助之賴官目黎伯驪等擁兵防護宏瀛得不死正中計窮力蹙乃亡入中土奉旨暫行安插子儀亦潛住永安等處久之復侵擾內地詭詞惑亂宏瀛踪跡漸莫可曉既而宏瀛上表修貢乞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知宏瀛無恙因命兩廣鎮撫官再勘以聞至是提督侍郎周廷等具言查覈已明應准承襲故有是命○中軍都督府都事張子中以祖母百歲乞假歸省許之仍命有司給米二石絹二疋○夏四月御史喻時疏請經理邊備從之時言陛下俯俞邊臣之議開通馬

市蓋將薄遂虜欲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經理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啣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未聞經理如邊城所以資衛守也今薊州紫荆關諸處形鏘如故官兵所以集武藝也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所以贍軍餉也今或軍聚未給糧聚未發器械所以壯兵威也今或虛額未盈其數濫作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戒備宜先故不當問市之開不開惟重我之戒嚴不當究虜之誠不誠惟申我之備禦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速加經理部議如其言 上令亟行之○給事中徐綱請改定遠方選法從之初廣東之高雷瓊州廣西之桂梧南寧俱屬遠方聽除者往往告就遠方以規善地綱因上言宜將高雷諸府及兩廣雲貴三司首領遼東各衛經歷皆改正選以絕覬覦事下吏部尚書李默覆言數郡地非豐饒嵐瘴可虞苟非大不得已人誰樂往宜仍舊

法 上命宜如科臣言初默附嵩進無敢異同既而陸炳薦之得柄用遂異于嵩嵩啣之故擬旨駁默炳默主武舉門生也○詔復寬海禁從巡按浙江御史宿應參之請也○設祈年醮典于朝天等官諭禮部曰四民之中惟農為重而且最苦朕茲為民祈福臣佐君理民不宜欺怠諸司其以實奉行之○勅獎代王廷琦等時王獻銀五千兩汝王祐棹獻銀三千兩德王戰燈獻戰馬八匹銀一千兩徽王載煥寧化王府輔國中尉知良各獻銀一千兩助邊俱賜勅獎諭○詔逮繫經畧京城都御史高大節于錦衣獄論死先是大節當虜入犯奏募異等材力士倍廩精練以備非常咸寧侯仇鸞以秋防徵之使隸已麾下復擢大節防禦京城大節以已列卿貳不當受鸞節制兵部巡卒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專領因奏言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住劄恐奸宄乘虛倉卒難為捍禦宜勅兵部詳議且劾鸞包藏禍心宜裁抑其權

無使貽亂 上怒其推奸避難鸞亦上疏力排之遂詔錦衣杖訊法司
坐失事軍機律斬大學士嵩以本犯雖涉推避實非臨陣失機比宜發
戍邊不聽尋斃獄中○初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時侍郎史道主市事
俺荅與子脫脫等令虜人驅馬至城下計值取價共易馬二千四百餘
匹事竣俺荅貢良馬九乞再市鸞請降勅厚賚之禮部尚書徐階等議
賜俺荅紅錦襪衣一襲金頂會弁一金束帶一脫脫紅繒虎刺等青繒
各二勅史道遣官頒給宣諭朝廷恩威仍令嚴飭部落勿得生事邊陲
從之○五月以靈雨應祈遣成國公朱希忠等告謝各宮廟先是 上
以時久不雨乃宣諭禮臣命祭告郊廟徧於群祀既而以雨未霑足風
霾間作復詔諸司祈禱至是得雨故命告謝○咸寧侯仇鸞以疾在告
遣太醫院診視仍賜牢膳諸物既而鸞又以在告不得與祭神祇疏請
上曰大將或時不與即令副將代之著為令○詔設徐淮墾田大臣

時巡按淮楊御史趙錦請設憲臣于淮楊徐交閭招撫流移開墾舊田
上命以都御史徃其職守科條戶部詳議以聞○給事中徐公遴請
止加增歲賦是年戶部計歲會加賦一百二十萬皆坐南畿江浙州縣
徵之遴因上言賦溢成額乞停止勿徵 上令今歲姑全徵解其後停
免○詔遣朝鮮夷人時朝鮮國夷人管令金等八人以航海值颶風漂
至淮安守臣譯送京師詔恤而遣之○宣府設馬市於新開口堡虜酋
把都兒辛愛等五部入市共易馬二千餘匹○命止撤鎮虜法壇先是
陶仲文請設玄府鎮虜法壇嚴事之以禡虜魄令勿敢窺我邊圉至是
上以虜酋款塞欲撤之忽又報虜有異謀欲窺邊塞 上諭廷臣曰
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虜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祐不可忘也
遂止勿撤○六月雲南盜那鑑殺左布政使徐樾詔奪巡撫都御史石
簡官初那鑑大掠元江守巡官議用兵征勦巡撫都御史顧應祥曰此

困歎可緩而縛也焉用兵為會應祥遷南京兵部侍郎去都御史石簡
代至督兵進討那鑑詐降計請重臣入城撫諭群盜簡信之檄左布政
樾往樾亦不自為備直抵元江城下那鑑指顧群盜執樾殺之巡按御
史趙炳然以狀聞 上怒奪簡官賜樾葬祭贈光祿卿廕一子國子生
○山東兗州府地震有聲○致仕應天府尹孫懋卒贈右副都御史懋
慈谿人行誼端潔居官有惠政清操和易甚為鄉人所稱○詔調山西
副使尹綸于京師統民兵五千以備調用兵部尚書趙錦言綸父子俱
才勇招集家丁日以滅虜為念宜用之京師故也○金星晝見申位六
日○秋七月詔令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經理延寧馬市時
延綏鎮巡官張遇等言本鎮自國初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
距千五百里鎮無邊牆北近虜巢于此立市恐召虜侮矧延寧兩鎮所
與市者唯套虜一部花馬池界在二鎮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為據

宜合延寧二鎮同立市此地限以一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
駐此以便調度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視仍比照大同事例給發幣銀充
用勅遣大臣一人前來經理詔發銀四萬兩大臣不必遣惟令總督尚
書王以旂會同鎮巡官酌議如大同例行○虜酋俺荅執獻叛逆妖賊
蕭芹等于塞上詔加咸寧侯仇鸞等官初華人蕭芹王得道喬源丘富
等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奸俺荅以為小酋丘富教虜以火食屋居虜
居之轍撼有声竟不敢居乃築版升處之是時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
左衛者原芹等恐虜與中國通不利于已乃賄俺荅左右俺荅亦為其
所恐侍郎史道密踪跡白蓮教諸妖張攀龍等五十餘人執之并執芹
源等妻子俺荅頗利中國市亦不悅芹等弗靖道會有旨命遍歷延寧
經理市事遂以其事上聞請百方購取妖賊無使留虜中以養後患咸
寧侯仇鸞言當重為賞格縛獻芹等者予白金因遣時義哨俺荅以利

諷令執芹等為信俺答以為然遂擒芹及王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降驛書致道所轉聞于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匿道乃收芹等于大同獄分遣緝捕官卒捕源富等不獲乃上言內閣元輔賈翊睿謀戎政大將功收互市家卒時義結信虜酋縛克逆功當首論事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言蕭芹等世居中國久荷生成乃叛入外夷謀為不軌馬市甫成侵犯猝至幸荷皇上至德潛孚玄威遠播誘俺答之裏窺妖氛之氣遂收不戰之功實非人力所致仇鸞赤心報國銳志安邊史道宣威沙漠信孚犬羊蘇祐何思等整輯兵餉協助謀猷家卒時義蹈不測之虎穴喻無信之犬羊均有可嘉乞勅禮部十日告報玄貺鸞道等宜特加廕賞以為人臣竭忠任事之勸 上曰諸臣忠誠盡職允可嘉尚于是加鸞太子太傅歲祿二百石任一子錦衣千戶進道兵部尚書仍督邊務蘇祐何思各賜銀幣時義進指揮僉事餘皆陞

賞有差○海州衛地震有聲○總督漕運都御史應禎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從之禎言先年黃河入海之道䟽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湧而漸高茲欲使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繁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謂宜開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䟽下工部覆從所請○八月叛逆妖賊蕭芹等伏誅芹等三十餘人俱磔死于市傳首九邊示眾○咸寧侯仇鸞請討朵顏諸夷不許鸞言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哈舟兒陳通事等昨歲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復行誑惑請亟加征討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畧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總督薊遼侍郎何棟因言影克哈哈赤乃朵顏夷酋中國授以

都督都指揮職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况朵顏大羊也駐牧此地縱有反覆爲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朵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爲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爲計左矣及審連年勾虜實哈丹兒陳通事爲之構煽二虜咸中國連逃惡溺滔天罪在不赦容臣多方擒捕以正國法亦足警戒各夷使知悔懼 上從棟言○詔總理互市兵部尚書史道還京協理京營戎政初道主開馬市於宣大自二月至五月二鎮互市事完後虜又以牛羊易換米豆爲請道上言俺荅蓋欲借是以定彼諸部落之心諸部落之心定則俺荅等恭順之心始得以專近者俺荅等令人執送蕭芹而來脫脫淳切告言虜中富者以馬易段矣貧者止有牛與羊請易米麥臣以爲虜之富者但十之二三貧者十之八九不一通融處之彼貧者竟無生計必爲飢寒所迫無乎不爲彼頭領能強而制乎衡決約束有妨

大計議久不決道復上疏兵部議以爲不可 上問大學士嚴嵩嵩亦以爲不可 上以道不思處置邊備乃爲瀆奏遂令還京自是虜衆謂中國不足信復時時剽掠境上然嗜馬市利未肯公言大舉邊臣亦與互易不絕以中其心大率畏而啗之無復前時制馭羈縻之畧既逾年虜好復絕○九月咸寧侯仇鸞疏辭戎政不許鸞言頃聞妬臣者謂臣家丁劫趙時春所統民營被其殺戮夫兵雖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怨于民兵而今家丁劫之此由去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自中尹耕欲募民兵以沮撓軍機不遂故值臣出兵于外遂駕此浮辭搖亂國是伏望收臣重權俾得全首牖下以終大造之德 上手書慰之曰卿竭忠戎務今秋果賊未犯豈可以群嫉求退宜益盡心運思以慰朕望不允辭○諭令防虜 上諭兵部風作竟日防虜之計不可少怠不知連日何如尚書趙錦對言虜往近邊無所嚮住但今秋高馬肥正

彼馳驅之候邊臣戒備不容少弛。上以為然，令各邊加謹備之。毋怠。毋忽。○京師地震有聲。○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子正億為國子生，初守仁歷正三品俸，餘三年以在軍中未及考滿，至是其妻張氏陳乞特許之。○冬十月，吏部尚書李默罷，以刑部尚書萬鏜為吏部尚書，時默推遼東巡撫以張臬謝存儒名，上不稱旨，遂罷默，令削籍，以鏜代之。○朵顏叛夷哈舟兒陳通事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何棟擒獲之，詔行獻俘禮，初哈舟兒陳通事潛結北虜，導入薊州塞，沿掠畿輔，禍及京師，至是復來塞內，偵我虛實，為遊徼卒所擒，棟以事聞，因械繫二逆，至京，禮部尚書徐階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宜蠲吉告，謝雷霆弘應，壇遣官告于兩郊太廟，大社稷及帝王廟，次日群臣具服稱慶，行獻俘禮，從之。」○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兼僉都御史史道耳疏乞恩休致，以與鳶相左，故也。○廣東高州府地震有聲如雷。○詔修承天府文廟，儒學初獻皇帝。

在國嘗臨視，郡學釋奠先師，又特賜帑金命工修葺，至是上復命有司重加修理，復親製碑文述皇考崇儒重道之意，勒石學宮。○十一月，逆夷哈舟兒陳通事伏誅，詔加咸寧侯仇鸞等官。時法司鞫訊陳通事等獄，具俱磔死于市，仍梟首邊塞。兵部尚書趙錦因上言：「哈舟兒等日尋干戈，屢犯疆場，鈞致豺虎深入內地，畿輔震驚，流毒內外，賴我皇上精誠格于上，玄神貺昭于丕顯，蠢茲二逆，一日就擒，師既無征，功收不戰，大小臣工莫不仰荷玄恩，孰敢貪天工以為己力，第據迹而論，咸寧侯仇鸞總督何棟總兵官成勳，僉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錦衣都督陸炳，并臣錦等均蒙天祐，以效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上詔加鸞太傅，兼太子太師，增歲祿百石，任一子錦衣指揮，進棟左侍郎，仍總督邊務，任一子錦衣千戶，進勳都督，同知嘉會副都御史，嵩官階。」

已極任一子錦衣指揮進本禮部尚書加階少保希忠太子太師炳太子太保史道趙錦俱加太子少保各廕一子其餘陞賞有差○詔以太和山今歲香錢及明年之半抵補顯陵官軍俸糧及賑濟所屬災傷人戶○錄兵部尚書王瓊子朝翰為錦衣副千戶世襲時給事中申价御史徐祚閱視邊防追論瓊功上言瓊在延綏定遠營諸處修築邊塹千百餘里今花馬池一路田野開闢人民安堵數十年不經虜患瓊之力也宜旌其功而瓊子朝翰原以父軍功授錦衣正千戶後經裁革乞賜復襲故有是命○福建福州府地震○十二月詔賜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等銀幣時延寧馬市完易馬三千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束部落終市無譁涉秋及冬三邊絕警以旂疏聞上詔賜以旂及各鎮巡官等有差○以靈雪應祈群臣表賀上喜答之因製賀雪吟頌賜成國公朱希忠等七人○禮部類奏災異上曰今歲災異數多厥有

由召內外大小臣工宜各思過圖改分贊治理邊防尤宜加謹毋得怠忽○致仕兵部侍郎詹榮卒榮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達周尚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不敢入迨榮去大同大同遂歲有虜患○咸寧侯仇鸞請以大寧班軍改撥薊鎮防禦從之鸞言薊鎮空虛擬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復慮人情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改撥薊鎮防禦上命兵部集廷臣議尚書趙錦等言移鎮未敢輕議其所稱改撥官軍甚當因條為六事以聞詔從其議○命給事中李幼滋御史李一瀚查覈宣大等處客兵錢糧兼查宣府團種糧草之數自元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詔議裁革冗費戶部言今天下歲入糧草折銀及諸司餘鹽價銀二百萬而各邊所費已至六百餘萬皇上俯從臣等議處增鹽課徵糧銀廣開納查贖錢舉天下一切應徵應取之數而盡括之僅供終歲用來歲以後費將安出請覈諸衙門所屬官員

儒士厨役官校酌議裁革乃將本部錢穀歲所出入盈縮之數撮其大
綱籍進仰備睿覽亦使百司庶府咸知此數各爲公家惜財凡一切之
用不得任意派取庶可爲經久計詔從之○致仕協理京營戎政兵部
尚書史道疏爲恭謝天恩言薊鎮邊臣擒捕導虜賊首荷蒙聖明念臣
昔曾奏行各邊計擒導虜犯京妖逆猶以先次獲妖酌賞臣道者不盡
聖懷劄諭閣直宣示該部加臣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百戶臣思前日
擒獲妖逆本聖德玄威遠懾胡虜原非臣有顯能陞賚已踰涯分況今
身退承恩猶爲異數然生灰冷之後光入覆盆之陰顧臣何人而能有
是何功而能當是惟知皇天再造無忘沒齒期報他生俟之將來且囑
臣子臣孫砥礪臣節忠貞世篤而已疏入 上優答之



